

韓文卷之十一

雜著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是乎

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

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

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

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

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

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

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

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君無臣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

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
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
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
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
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
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
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
其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
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
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
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

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
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
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
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
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
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
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
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
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
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

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無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

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二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及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

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_平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_力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紿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紿。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

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也。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

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

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儒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爲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

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

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其旣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行難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參

何如。曰先生之賢聞天下。是是非非。貞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愈嘗往間客席。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誅之。某與某可人也。任與誅也。非罪歟。皆曰然。愈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誅之。邪。先生曰。否。吾惡其初不然。任與誅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爲大夫。於公。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夫惡求其初。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十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邪。先生之選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聖人不世。

出賢人不時出千百歲之間倘有焉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他日又往坐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其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邪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其後用也必麤先生曰然子之言孟軻不如

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

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以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種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

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孰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雜說四首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閒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雷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

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卽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狠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

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能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讀荀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五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

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讀鵝冠子

鵝音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公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竒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讀墨子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喪弟子疾歿世

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韓文卷之十一終

韓文卷之十二

雜著

8 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

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
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
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
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
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
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
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
也亦遠矣而耻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
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

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
句讀誦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
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
樂師百工之人不耻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
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
卑則是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
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郟子萇弘師襄老聃郟子之徒其賢
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
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

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大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

端懷片佛老補苴鱗鴻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架上規矩矱渾渾無滉周誥殷盤信屈聳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竒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六爻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平聲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宋音

細木爲楸音薄薄音盧盧音侏侏音隈隈音闌闌音魚魚列居徒點樸樸音各各得
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
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
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
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
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
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俊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
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
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
廩粟。于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
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

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附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
賈賄之有。計班資之崇。庫藏忘已。量之所稱。黻括前人
之說。亦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增爲楹。而訾醫師以昌
陽引年。欲進其狝。希令也。

本政

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大敷古先。遂一時之
術。以明示民。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其言。曰天下可爲
也。彼之政仁矣。反於誑。此之政敬矣。戾於忠。何君我其周
從乎。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夏。曰虞。曰陶。唐曰三皇。氏
曰遂。古之初。暴孽情飾。淫志枝辭。琢正紛紊。糾射以僻。民
和以導。民亂鳴呼。道之去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

號施一令民莫不悱然非矣。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門而復，後雖矻矻，決不可暨。原其始，固有啓之者也。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恠，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宵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

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密從嚴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音而內固，高鑄音以

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繇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拔，魯鷄之不期，蜀鷄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

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 巧者王承福傳

巧音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鋤不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備。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

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鋤以嬉。夫鋤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捍鋤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旣死。而其子孫不能存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而怠其事。而待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

貴當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揚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

衣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今爲之傳而自鑒焉

五箴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特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爲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邪而嗷嗷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墉禾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廖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賊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

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爲。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之。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于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謂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寤。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後漢三賢贊三首

王克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師事班彪。家貧。

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閉門潛思
論衡以修爲州治中自免歸歟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
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年七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
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爲鄉人所輕憤世著論著
夫是名述赦之篇以赦爲賊良民之甚其旨甚明皇甫度
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徒履出迎豈若鴈門問鴈呼卿不
仕終家吁嗟先生

仲長統公理山陽高平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其後果
敗以此有聲儼敢言語默無常人以爲狂生州郡會召
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尚書郎後參丞相軍事卒不至

子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是名友人繆襲稱其文章
凡繼西京四十一終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8 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
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
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
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
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各釋之者曰謂若禹
與兩丘與藍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
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
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

若曰克昌厥後致世也
若曰宋不足徵曰其蘇

以論為近代字為詳
以機為近古字為詳

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
不諱熈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曾曾子不
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
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
進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
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許勢
秉饑也惟宦官官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
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
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
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
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

若曰若若
若曰若若
若曰若若

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感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平不可勝勝
周公孔子曾參乃此於宦者官妾則是宦者官妾之知於
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訟風伯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
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掣幟雨寢寢兮將墜風伯怒兮雲不
得止賜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閱其光兮不聞其神嗟風伯
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
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
兮吹使醜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
使雲不得施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辭上天孔明兮

紀有綱我今上訟今其罪誰當天誅加今不可悔風伯
雖死今人誰汝傷

伯夷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
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
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
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
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
明萃乎泰山不足爲高魏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
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
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

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
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
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目
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
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
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
接跡於後世矣

韓文卷之十三

雜著

子產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于鄉之校
衆口嚶嚶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
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音我於
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壘邦其傾矣既鄉校不
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
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
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虜四海
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咸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

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况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肯幸矣其何敢教於言乎夫教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拔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鈞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嚙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教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

與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
之治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九州
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
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
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旣以語應客夜歸
私自尤曰咄當沒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
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
有異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旣活
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
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
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

愚聰也恭伯之傷亂也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
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
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遜讒和敦大則有以容而思
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雖進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
何懼而慎旣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
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
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
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敦宰相又敦翰林其將
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旣而讒言果不行

愛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吾觀李生

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
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舉
措施爲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
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旣從而
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旣聞而
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
於貴富之家將以克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
爲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
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
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忻於李生道
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

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之

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
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
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
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
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
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
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
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虵蟄蟻子
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故援

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
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嗚
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
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
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
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
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
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
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
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
救而且窮也將其創聲殘骸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

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而
萬日滋之師敵愾江淮混遶其勢天下之不可亡其誰之功
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疆兵坐而觀者
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
設淫辭而助之攻也俞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
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
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
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疆留之具食與
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唯陽之人不食月餘
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咄因拔所佩刀斷
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

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牛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人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

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工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河中府連理木頌

韓文
八卷之十三
司空咸寧王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之東邑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訓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和人。則寧嘉入踐台階。庶尹克司。來帥熊羆。四方作儀。閔仁鰥寡。不寧燕息。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群吏。王有從事。異體同心。歸民于理。天子是嘉。俾錫勞王。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本連理之柯。同榮異龍之禾。吾侯之產。茲土也。久矣。今欲明于大君。紀于策書。王抑余也。冶金伐石。垂耀無極。王余抑也。奮肆姁音媮音媮。不知所如。願託頌詞。長言之。干康衢頌曰。

木何爲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願封植兮。永固俾斯人。

今不忘。

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會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翫會。闐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鑿石爲鎖。于河宵浮。書淇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實屬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嘉童孽。嗚呼。劫衆阻兵。粟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遂

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意為大和。神應神靈。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使各司馬。是謀及作水門。為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開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西公是。在天子之文維。西公是。宜河之云云。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其日從二人者行於其所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其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漱。蟻蟻燔檣。駢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喙然成谷。窪音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

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竦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竦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浙

韓文 卷之十三
滿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
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緩狄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
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馱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
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
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
遂刻石以記。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統理所部之職。以
鎮守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
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
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閑辨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

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
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蒙壽廬三州觀
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其一人
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
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隴
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方為之。南陽公
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閑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
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
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章。炳乎
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
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階置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鉄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

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馬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齧者飲者渡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馬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馬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盃簞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

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狐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藜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也。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旣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8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備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鷺行。以進。平立。曉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聲。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旣禁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

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丞
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
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
號號循除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
對曰余方有公事予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瑰
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
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
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浦而觀所
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

王勃作游西序王勃
作賦今中在王勃
從子日作修閣記
在在

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
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
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
察江南西道九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
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
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
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
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
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
和公與監軍使燕下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去在席酒半合
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

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丹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甃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旣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各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擢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科斗書後記

愈叔父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

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爲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爲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爲文辭宜略識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畱愈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記



